



天涯诗海

冬的节气之歌

(组诗)

■ 漫步高

| 立冬

树叶签到离别信
在风里打转
蟋蟀收起琴弦
住进童年缝隙

河水开始学画
用薄冰作纸
临摹窗上第一朵花

| 小雪

云朵拆开信囊
撒下绒羽
母亲在灯下纺着月光

给山峦披上新做的棉衣
针脚细密
缝住秋的尾巴

| 大雪

白羽铺满小径
柴门半开
炉火映红等待的脸

祖父的烟袋闪烁星光
烫破夜幕
露出几粒童话

| 冬至

面皮裹住年轮
在锅中翻滚
汤勺搅动陈旧的月光

父亲添柴
火苗跃起时
照亮梁上燕巢的残影

| 小寒

冰棱垂挂檐角
北风拨动时光的琴弦
麻雀跳跃
在雪地写诗
等待春天来认领

| 大寒

水缸凝刻岁月的圆
母亲呵气成画
在玻璃上流淌

梅枝用暗香
修补冬的裂缝
地窖里
果实酝酿新生

| 岁末

雪人佩着星辉勋章
守夜人提灯
走过田垄

冰层下
鱼儿衔着未写的春联
游向渐暖的晨光

念想如初

■ 于凯

在深渊的崖边
你托住我飘坠的梦
风掠过草尖,摇响细碎的念想
远方燃烧着苍白的焰火
你俯身水洼,投下半身影
涟漪漫开,揉碎了旧时光的碎片
若有朝你也褪了容颜
我只愿这念想简单
如初绽时



百家笔会

走山会友

□ 周桂芳

走山,既是看山,也是读书。看山,看群山波澜起伏,看冬山如睡的神韵,如读书,远读山的伟岸气度,近读山的丰茂纹路。



雪中小屋。蒙海龙 作

自驾大兴安岭,到加格达奇时,导航提示呼嫩段修路,需绕行120公里,计划瞬间被打乱。在入住的酒店偶遇了一位参与修路的师傅,他说路虽未修好,但还能勉强通行。

当晚商量路线,看着导航上虽标“施工”,却省下120公里的诱惑,我们决定:就走原路,心想凭着越野车和不算差的车技,应该可以。

第二天清晨自加格达奇出发驶入林区,车子彻底扎进了大兴安岭的秋意里。路边的树还带着过渡的温柔:杨树叶子半黄半绿,风一吹就晃着细碎的光斑。越往深处走,秋意愈浓——白桦林的叶子大多落尽,只剩亭亭的瓷白枝干连片挺立,疏朗里藏着股不服输的劲;落叶松顶着一头金黄,闪烁着暖暖的光。深秋的林区格外空旷,天地间弥漫着清冽的气息,风里裹着松针与枯草的淡香。成群的牛羊,在草地上悠然啃食,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意境,就这样扑面而来。与世隔绝的宁静漫上心头,让旅途的惊喜在心底轻轻漾开。

可这份惊喜没持续多久,“惊吓”就悄然而至。抵达施工路段时,我们才知道之前有多“轻敌”——车轮刚

冬日周末,约三五好友走山。人入山,为仙。

走进山中,人被群峰合围,被植物环抱,我就像一棵树,一下子寓入了土中,放松舒服,思想和灵魂自由呼吸,恣意生长。

山中,有泉,沿着山,顺着沟,流水潺潺,一路欢歌。这座山,是座野山,因山中有泉而得名。访泉,访的是野泉,自有一份野趣。

山不高,泉不大,一路弯弯曲曲,山重水复,柳暗花明。山路或山石为级,或青石板为台,或平或缓,或陡或坎,随着沟里泉水的流向走势,一路相依相随。

冬山如睡,空山闻泉响。走山,就像是去访山访泉,对于山和泉来说,我们是客人,是我们介入了山和泉,闯入了山门,投入山水的怀抱。我们几人今天是山中客,想来嫣然一笑,念起“今朝郡斋冷,忽念山中客”。诗人老韦坐在郡斋里感觉很冷,便想起山中的朋友?多想怀揣一壶老酒去看望朋友。不善饮酒的我,此时,也想带一壶好酒去访山中朋友,这黄叶落满的空山,这幽幽的山泉,这满山的野菊花就是我的老友,如果能对饮一杯,何其幸。人入山中,草木清泉,把思想清空,自己像一棵行走的树,一朵自由绽放的花,与这青山绿水,与这自然草木融为一体,合而为一。

走山,我们走走停停,为一路的野菊花而停,时而驻足拍照,时而低头闻香。那些随风摇曳黄的、紫的、蓝色的野菊花,为曲径通幽的山路一



人生小记

近路不近

□ 侯淑荷

碾上路面,就被坑洼拽得猛地一沉,紧接着又重重颠起,我们在座椅上上下下弹动,后备厢的物品被晃得“噼啪”作响。有些路段停着挖掘机,钢铁长臂悬在半空,师傅们正忙着作业,道路被挡得只剩一条窄缝。好在工人们见我们的车过来,主动把横在路中央的长臂转向一侧腾出通道,我们才得以在机械与路的夹缝里慢慢挪行。更棘手的是,越往林区深处走,路上见不到其他外来车辆,只有工程车偶尔从对面驶过,我们只能自嘲是“勇闯天涯的独行侠”。

我们全神贯注地检视着前方路面,唯恐漏过任何一处隐藏的陷阱。车轮两次猛地陷入深辙,车身随之剧烈倾斜,险些侧翻。我们惊得冷汗涔涔,全都屏息凝神,早将窗外景色抛

路滚着花边儿。泉水蜿蜒曲折,时而陡峭成峡谷,时而宽阔成深潭,时而高低落差成瀑布;或如仙女织布,或飞流直下,或如级级而上的三叠泉。山中树木参天,耸入蓝天,清风流韵,泉水叮当,鸟雀鸣唱,我们心明眼净,耳边生风,飘飘然,好似身轻如燕,幽然成仙。

走到半山腰,有一个小山庄,一座小桥,七八间低矮简陋的房子,有柴火灶,做农家饭,真正是小桥流水人家。房前一畦菜地,有一妇人正在菜地里拔萝卜,看见我们,笑问要不要吃柴火饭。我们笑着摇头,刚在山脚农家吃过了,吃了太多好吃的农家菜,现在肚子里饱饱的。

一老友,年龄大一些,因腿脚疼,便在一棵大树下,找块大石头,坐下来与那妇人闲谈。妇人说,入冬天冷了,现在来山里的人少了,不像那夏天,山里凉快,来游山玩水的人很多。

妇人以山为家,长年住在山中,像一个隐者,有客来,就和丈夫一起忙碌一阵,做几桌农家菜,无人来,就安心过自己的小日子。这妇人也是一个山中隐士,过着山中高人隐居的生活。白天,“种菜南山下”,在泉边,浆衣洗菜淘米,晚上,小灯寂寂,听听小曲,粗茶淡饭,岁月静好。累了,坐在泉边,听松涛清风,看彩云追月;下雨,听雨打竹林,看泉水涨潮,一路狂歌而下……靠山吃山,忙时开农家乐,做柴火饭,闲时种菜,下山种田,附近打工,虽然不能大富大贵,也知足常乐。每天以地为床,天为被,夜夜都能做个好梦,真正快活似神仙,



大兴安岭山中弯弯曲曲的道路。蒙海龙 作

诸脑后——上午还曾为那片金黄松林惊叹,下午却只能在颠簸中死死攥紧扶手。同一片大兴安岭,竟因路途的差异,给予我们天差地别的感受。

历经三个多小时的颠簸,才挣脱那段噩梦般的施工路,却又一头闯入更令人心慌的无名地带——手机信号全无,路标不见一个,偶尔经过的车辆也彻底消失。眼看暮色一寸寸吞噬天地,我们彻底迷失在这片林海深处。在“今晚怕是要在车里过夜了”这样的念头越发清晰时,忽然瞥见对向车道停着一辆车!我们如遇救星,急忙上前问路。循着司机师傅指明的方向,我们总算赶在天完全黑透之前,成功驶入了国道。

在国道上行驶三个多小时,抵达黑河时已是深夜,一行人早已疲惫不

逍遥自在。年轻时,山中住久了,可能会觉得山中孤独清寂,人到中年,心如山静,好像通了自然灵性,能读懂山中草木鸟语石泉的生命与灵魂,同呼吸共气息,与山共生,互通有无,慢慢把功名名利禄抛之九霄云外。

走山,我们走走停停,慢慢走到一处小石潭溪,遇到一对夫妻带着五六岁儿子在溪边捞鱼。这一处泉水水面开阔,沿山体顺势而下,形成落差,一叠一瀑,瀑布生花,形成一层薄雾,清幽朦胧。两山相夹,泉水很宽,无路无阶,以巨石为墩,过往山民用木钉成排,铺成小木桥,供人通行。我们随行的两个七八岁孩子,一路飞奔过小木桥,奔跑着说要去山中探险。见有人捞鱼,两人立马加入其中,三个孩子一起捞鱼,搬石头抓山螃蟹。那男人还真捞到了一只半大的山螃蟹,横着脚在渔网兜里向上爬呢。

峰回路转,山重水复疑无路。走到山势平坦处,开着一丛从野菊花,树木繁盛交织,头顶看不到阳光,泉水清凉无比。幽幽山林,悠悠的山泉,空气清新滋润,滩边的枯木上长了厚厚的青苔,繁密翠绿,透着生命的葱茏。枯木上,还长了一些或白或黑的蘑菇,一层层,黑的像姑娘的木耳花边裙,白的像层层浪花白。朋友忙掏出手机拍照,查是什么菇子,竟长得这么好看呢。

走山,既是登山,也是访师,访自然之师。山中的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一苔一菇一果,都是我们访的老师。孔子云:“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”。走

山,就像走进了大自然博物馆,自然草木就是我们的老师,带我们翻开大自然这神奇博大的课本,看那蓝的紫的是野菊花,黄的叫千里光,多么好听又好看的花;看那林间一串串红红的小果子,像小时候吃过的覆盆子,摘几颗尝尝,酸酸甜甜的……

走山,既是看山,也是读书。看山,看群山波澜起伏,看冬山如睡的神韵,如读书,远读山的伟岸气度,近读山的丰茂纹路。回首远眺,一处山峰高耸入云,棕黄的悬崖裸露,风化泛黑流痕,显得粗犷古朴。疲乏了,借一处磐石,席地而坐,小憩一下,石头冰凉湿润,像有水汽慢慢浸润。

从前,我在乡村读中学,学校曾组织学生来此山上摘茶籽。我和同学们既摘茶籽,又走山,采野菊花,做成花环戴在头上。中午我们吃的柴火饭泡南瓜汤,热气腾腾,吃得别提多有滋味……

想起往事,念起从前那些走远的旧友。

走山,走得越高,树木越稀,暖暖的阳光穿透树木,把斑驳的光影筛下来,落在泉边的青苔上,绿得泛光。

走山,如读一本厚厚的《道德经》,自然之道,就是天地之道,用心读,都能读出人生精彩的篇章。山中有太多美物,都是我们的师友。

冬山如睡,不言不语,山中的大树,见证了时间的长度和宽度;山沟的泉水长年一路欢唱,那是潺潺的光阴流水声。

走山,以低头弯腰虔诚的姿势,走的是路,访的是师,会的是友。

巷口那声“吃了吗”,还在晨光里打着旋儿。我想,这世间,林林总总的招呼里,究竟藏着多少小九九?

幼时在乡下,祖母教我的是“叫人”。那一声声“公公”“婆婆”,“叔叔”“阿姨”,是一把小小的钥匙,递过去“咔嚓”一声,便打开了对方的笑纹。一声招呼,便像一枚铃铛,系在了稳固的、代代相传的伦理之树上,风一过,叮叮当当,响得心安理得。

后来进了城,这钥匙便有些锈了。楼道里遇着邻居,嘴里吐出那句“你好”,像是悬在半空的一片羽毛,在彼此之间客气地飘拂一下,便各自东西了。这时候的招呼,成了一层薄薄的、透明的膜,礼貌地将两个世界隔开,彼此能望见,却不会相融。

那在人潮里的邂逅,将微妙“演”到了极致。眼光远远地碰上了,心里“咯噔”一下,那脱口而出的“好久不见”的背后藏着真切的欢欣,还是仅仅为了填满那几秒尴尬的空白?可那话语里的热络,像是冬日里的呵气,看着是一团白雾,顷刻也就散了。

这般想着,心里便有些寥落了。我们这么多的言辞,这么多的姿态,莫非只是为了将那真正的自己,更妥帖地藏匿起来?那一声招呼,仿佛成了一面镜子,我们在里头照见的,不是别人,倒是那个越来越模糊,越来越不确定的自己。

夜里,我独归家。路灯将我的影子拉得长长的,又短短的,像个沉默而忠实的伴侣,一路跟着却一言不发。走到楼下,暗影里忽然站起一个熟悉的身影,是那位平日点头之交的看门老伯。他发出一声朴质的乡音:“回来啦?天凉,快上去吧。”

我一怔,竟忘了那句焖熟的“谢谢”。只觉一股温润的热流,毫无阻碍地直抵肺腑。原来,走了这么远的路,学了这么多的话,我们所盼的,不过是这么一句罢了。

□ 李停停

文创日历

□ 青丝

的事情或电话号码,用台历纸写下也很方便。

时间像流水一样过去,日历上那些看过令人心生亲切的语言文字,最后都转化成思维成长的证词。我多年以后发现,许多人文小知识和一些金句,之所以能够熟稔于心,就是当初从日历上一点一滴、日濡月染积累下来的——文创日历在日常陪伴中,把那些滋润心灵的文学知识和对审美意识的培养生活化,让人不知不觉就参与了学习理解的过程,从而受益。

近年也有一些文创日历爆火,如故宫、敦煌以馆藏的文物作为招徕,印制成文创日历,每次一推出就很快卖断了货。但这种小规模繁荣,是以限制印制量制造出来的人群,借此这些体验方式融入自身的趣味。虽然很多旧事物在新技术的冲击下已经逐渐退场消失,但那些被击退出来美感,却是可以长久存在的。

友人送给我一本文创台历,设计和印刷都十分精美,用金属环扣连缀的每一页,都印有从名著摘录中的一小段文字,或具有哲思性的智慧火花短句。翻页时的感觉,就像在翻一本小书。

从制作精致程度能看出,售价一定不菲,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传统文化载体正在面临的艰难处境——如今日历的购买使用人数,越来越小众,不再像过去是每个家庭年年必换的消费品,所以必须翻新出奇,经过创意巧思设计,作为能够满足人们情绪价值的文创用品推出,才能吸引人买单。

过去从事文牍工作的人,办公桌上放一部台历是非常实用的。每一页纸张的颜色图案红红绿绿的,365天无一重复,配上简短隽永的文字,就犹如一扇扇展示不同文化风情的窗口。工作累了,想停下来喘一口气,支颐作哲思状,凝视台历上面的文字发一会呆,神游片刻,就是很好的休息。遇到有重要事务安排,台历又可以作为记事本,把做好的行程计划记录在上面,提醒作有无可比拟。有时候会无意间接到打来的电话,须记下对方交代

□ 包元安

那个不曾拥抱我的人

隔着窗子回头望,他站在原地,两只手就那么垂着。

我一直以为,我们这辈子就这样了。直到去年,他病了,我回去替他收拾东西。书房还是老样子,我给他理一理书和稿纸,挪开一堆书时,我愣住了。书桌朝里的那一面,贴着墙的木板上,有一片地方被磨得异常光滑,颜色都比旁边的浅,那痕迹,正好是一个手臂的长度。

邻居王大爷来串门,看见我对着那桌子发愣,叹了口气:“你爸啊……”他咂咂嘴,“你小时候晚上上功课时,他就常常坐在这儿,就这么坐着手一下下地摸着这儿,望着你房门底下透出的那线光。我说你进去看看孩子呗,他摇摇头,说不想打扰你。”

我站在那里,半天没动。屋子里,安安静静的,好像还能闻见那股熟悉的、淡淡的烟丝味儿。那个不曾拥抱过我的人,那个连一句软和话都没对我说过的人,就在这硬木头上,反复地、沉默地,摩挲着一个从未伸向我的手臂。

这算不算拥抱呢?我说不好,可我心里头那块空了多年的地方,忽然就被什么东西,轻轻地,填了一下,满满当当的。